

# 五

## 东北各地相继沦陷

12  
13

抗日战争图书馆

## 对营口、安东等城镇的占领

### 营口“九·一八”事变目击记

#### 之一

孙宇辉

“九·一八”事变的当年，笔者家住营口日本附属地新市街，时年只有10岁。父亲在此开小铺。在这日本附属地里，目睹了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兹将当时的所见所闻记下。

1931年9月上旬，新市街内各道口就增设了武装日警和华人巡捕特务，昼夜放哨盘查，限制中国人出入。从事变前四五天开始，一些一直活动在新市街内的日本商人、码头和铁路员工，就慌忙奔走于“大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就在这时，也发现了新市街小花园内有许多枪架、桌案、三八步枪和各种箱子，约有三四十在乡军人在这里擦拭和搬运枪支武器。又过了两天，其中一些年纪大的都换上了军装，并佩戴了军衔，为首的是“桶口中佐”。这人是“在乡军人会”会长，当年五十多岁，参加过日俄战争，退役后在新市街开设了一个东京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各大报纸经销处。听说换上军装的人都被召集到牛家屯关东军驻营口日军守备队去训练去了。

1931年9月18日，新市街内一片阴森气氛。我早晨上学也

被日警堵回，这一天，除“大衙门<sup>①</sup>”的日警巡逻，摩托车频频活动外，几乎看不到日本人往来，中国人更不得随便活动，日本妇女和儿童也显得很慌张，换上了如“阿信”式的短衣靴鞋。

夜幕降临，街上死一般寂静。突然在8点钟左右，听到“大衙门”前的东西马路上传来急促嘈杂的摩托车、汽车声和马队行进的吵闹声，断断续续地喧嚣了一夜。次日（9月19日）早晨，人们风传昨晚日军只用守备队的一个小队，加上在乡军人，总共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一枪没放，轻而易举地解除了营口中国驻军练军营的全部武装。

此后，营口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但营口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时有反抗，遭到日本特务、巡捕的镇压。据来我家小铺给日警买烟的“大衙门”杂役董桂林透露，被抓的人都是有来无回，或解到日本宪兵分遣队<sup>②</sup>或送到大石桥喂狼狗。

## 之二

魏景业

“九·一八”事变时，我在边业银行营口分行做职员。这个分行成立于当年7月，由于刚刚建立，办公地点是租借的（现人民银行后面）。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楼下有个小院，轮换着由两名守卫持枪把守着大门，院内还有个小车库，三间伙房。

1931年9月19日晨，天刚放亮的时候，我们照例起了床，打开窗户后，则发现了意外的情况：楼下的小车库、伙房的房顶上，站着一些头顶钢盔，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有的

<sup>①</sup> “大衙门”，原址尚在，即现营口海关路北的红砖三层楼，建于日俄战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营口人民的专政机构，拥有日警五六十人，华人巡捕、特务、腿子三四十名，马队一支，约二十匹，还有可收容关押人的班房。

<sup>②</sup> “宪兵分遣队”简称宪兵队，原址即现站前副食品商店西邻的红砖两层楼。

可能被我们开窗的所惊动，向我们投来了凶狠的目光。我们急忙关上窗户，来到了副经理高仲平的办公室。刚打开门，又吓了一跳：一个日本军官正在屋内与高副经理说话。高副经理快步走出来，低声对我们说：“不要随便走了，日本人把营口占了。”

我们回到宿舍时，于宝英、崔德新、陈济川等同事已凑到了一起，都面带惊惶的神色。凭感觉，我们知道现在发生的情况非同一般。

过了一会，我们几个结伙去吃早饭，发现每天站在大门两侧的银行的守卫不见了。那些日本兵仍然竖立在那里。一位同事还偷着指一个日本兵说：“这个人好面熟呀。”还有的说：“那个人以前和我儿子有过来往。”我们过后才知道，这些人大多是以前活动在营口市面上的“买卖鬼”临时穿上军装，成了军人。

上午，经理李元良来上班后，打了一通电话，告诉我们：日本人昨天晚上袭击了沈阳北大营，现在，把我们营口也占了，你们不要乱走了。这一天，我们也就没有出去，只敢从窗户向外张望，看到有的道口也被日本兵放了卡子，时而传来摩托车的突突声，我们的心也随之咚咚地跳个不停。

从这天起，街上的商店都关门了，我们边业银行也就随之停业了两个多月。

以上是“九·一八”事变当天我的所见，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

### 之三

杨标明

1931年9月19日，早6点钟，我由家到学校去，刚到东双桥子大街口时，就看见有3辆载重大汽车满载日本兵向西飞驰而去，笛声嘶叫，令人恐怖。我当时看此情景，心中怀疑，遂

跑至学校打电话。电话不通即派人到街上去打听，才知道大汽车先到营口练军营，正值该营李营长率大部士兵到田庄台演习，其余部分被日本兵缴械。然后分三路到营口县警察厅、渔业局等单位放置步哨，检查行人。约8点多钟日军到营口县政府（当时营口未设市）集会，召开县内各机关首长会议，到会的有营口县县长杨晋源、警察厅厅长白铭镇、渔业局局长李安人等。日本人宣布，各单位要各安职守，不许妄动，听候分配。散会后，将县长杨晋源、翻译孙金波带到新市街日本地方事务所去开会，这是第一天的情况。由此以后每天早7点钟即看见杨晋源和孙翻译坐小汽车到新市街去报告县内每日应行事宜，讨论营口县内各单位的人事问题。可见当时营口县内行政权是属于谁了。如此经过十几天后，营口县即行改组，除县长杨晋源照常留职外，另派日本人左川为参事会议长，还有日本人参事二人（都是新市街日本商人）。该参事长期驻县政府，掌握县内行政事宜。县内设有四局一科。

其他附属机关均设有日本人指导员一人至二人，唯警察局派有指导员五六名之多。各分局都派有日本人指导，这是事变后营口县政府机构的情况。

（摘自《营口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 “九·一八”在安东

林懋功

1931年9月18日夜11时许，侍者传来安东县政府电话，召开紧急会议。我（时任安东县教育局科长）立刻起床，趋步到